

楊小邪發威

續集

第二集

臥龍生



杨小邪发威续集

卧龙生 著

(二)

团 结 出 版 社

第十六章 情急生智

老少三人睁大眼睛一看，只见盒内装着一只玉碗，碗中装满翠绿色的玉骰。另一只木盒内，赫然是把泛着蓝光的匕首，一看就知淬有剧毒。

金玉姬将玉碗取出，放在桌中央，又取出匕首道：“这玩意见血封喉，不会有丝毫痛苦的。这位姑娘，你喜欢玩六粒、四粒、还是三粒？”

杨心兰毫不在乎，瞄眼：“都一样，客随主便！”

金玉姬笑道：“好！姑娘很痛快，请挑出六粒吧。”

杨心兰那有功夫一粒粒挑，随手抓起六粒，金玉姬便将其余的倒回木盒，空出玉碗来。

赌命与赌钱不同，赌钱扛龟了还有机会翻本，命输掉就玩得玩啦！

老叫化虽对杨心兰充满信心，也不免紧张起来。

杨心兰却神色自若，老神在在，将六粒骰子放入碗内，比个手势道：“主人先请！”

金玉姬也不客气，笑道：“那我就抢个先了。”

只见她那粉藕似的玉臂，从披风内伸出，果然身上光溜溜地啥也没穿。

尤其她起欠身来，伸手去抓碗中的骰子，正好袒胸露腹。

金玉姬却若无其事，抓起骰子随手一掷，便听得一阵‘叮叮当当’清脆悦耳声响起，六粒骰子在碗中跳动，碰

撞，旋转……

最后相续停止，赫然是“么二三四五六”的大顺子！

金玉姬微微一笑，甚是得意，她已稳赢不输了。

老叫化和小伙子心都凉了半截，杨心兰已没有赢的希望，除非掷出同样的‘大顺’或‘暴子’，也只不过是和局而已，否则就输掉了一条命！

杨心兰却自在得很，抓起六粒骰子，握在掌心摇了两摇，口中疾喝一声：“走！”撒手投向碗中。

六粒骰子在碗内只跳动几下，便一一停止，果然是六只“么”的“暴子”！

老叫化和小伙子互望一眼，笑得甚甜。

金玉姬颇觉意外，不由地赞道：“姑娘果然不简单！”

杨心兰一弹耳朵，颇有杜小帅的架势，惹笑：“见笑了，请！”

金玉姬又抓起六粒骰子，迟疑一下始掷出。

骰子在碗内也只跳动几下，便停止了，居然也是六只“六点”的“暴子”，好像把杨心兰刚掷的翻转过来。

老叫化和小伙子又开始紧张兮兮。

杨心兰可不是盖的，也掷出个“么二三四五六”的大顺子！

老叫化又松了口气，小伙子噗笑：“赞，你娘咧，有一套！”

金玉姬冷冷一笑道：“不要言之过早，很快就会分出胜负的！”

于是，两人你来我往，连掷了七八手，不是“大顺”就是“暴子”仍然未分出胜负。

这真是棋逢对手！

金玉姬已有些沉不住气了，霍地站起，解开披风向后一抛。

她的身材并不胖，只能算是比较丰满而已，她的头发和眉毛，都剃的光溜溜，那模样活象‘异形人’！

两人继续大显身手，你来我往……

这真是一场别开生面，紧张又刺激的双雌大对决！

她们棋逢对手，互不示弱，你来我往，连掷了五十余手，仍然是半斤八两。

当然，她们谁也不敢失手，一输就是一条人命哪！

金玉姬“本钱”够，至少得先输掉五条命，最后才轮到她自己。

杨心兰就没那么多垫底的，万一失手输了，他们老少三人，究竟先输谁的命呢？

谁的命也不能送啊！

杜小帅看得脸成苦瓜，眼看杨心兰神情凝重，额头上已见冷汗，他更苦出汁来。

小伙子惟恐这样耗下去，杨心兰万一心力不支，一个失手就玩完啦！

他心里一急，不自觉地双手按扶在桌边，丹田升起一股强劲真力，已在蠢蠢欲动……

这时又轮到金玉姬掷了，只见她抓起六粒骰子，握在拳中高高举起，在空中猛摇几下。胸前一对巨乳，也跟着上下左右地摇啊摇，晃啊晃地，构成一副诱人而有趣的画面。

“走！”疾喝声中，玉手向碗伸去，五指箕张，六粒骰

子撒向了玉碗内。

一阵“叮叮当当”清脆悦耳声响起，六粒骰子便在碗内跳动，碰撞，旋转起来……

当旋转的速度逐渐缓慢时，杜小帅不自觉地发出了强劲真力，由桌面传至碗底。

六粒骰子翻动两下，突然全部停止。

只见碗内的六粒骰子，三粒是“么”，两粒“六”带一粒“五”，十七点。

金玉姬一愣，马上面有菜色。

胡老三和四名少女，则是脸都绿啦。

杨心兰瞥了杜小帅一眼，眼神中闪着欣喜与感激，微微一笑，伸手抓起了碗内六粒骰子。

她已胜算在握，故意握拳在空中摇晃着，口中念念有词：“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土地公公来显灵……走！”

疾喝声中，六粒骰子掷入了碗内。

骰子“叮叮当当”，在碗内跳动，碰撞，旋转……

杜小帅猛然一惊，憋想：“杨姑娘这回如果赢了，对方不是就要输掉一条命？姓胡的不是个好玩意，死了算啦，可是那四个少女年纪轻轻，模样儿又长的不赖，死了实在可惜。况且，她们是无辜的，我跟她们又无冤无仇……”

但他毫无把握，能以真力暗中搅局，使杨心兰跟那女人不分胜负。万一搞个不好，弄巧成拙，让杨心兰输了，那……

他还在东想西想，无法决定之时，六粒骰子已停止，就听老叫化振奋地大叫道：“哇噻！咱们赢啦！”

小伙子急忙向碗内看去，六粒骰子一个德性，“六点”

的“暴子”！

杨心兰嘘了口气，惹笑：“承让了！”

金玉姬冷冷一哼，毫无表情道：“小梅！”

身旁那少女可真吓得没命了，双膝一屈，跪了下去，泣道：“主人饶命，婢女……”

杜小帅正待劝阻，不料金玉姬已抓起桌上匕首，顺手一刀刺向那少女。

小伙子架势还没有摆出，只听一声惨叫，那少女已倒地不起，果然是见血封喉。

胡老三和其他三名少女，见状惊得魂飞天外，差点没有裤底一包！

金玉姬却若无其事，将匕首放回桌上，冷声道：“这位姑娘果然不简单，咱们继续吧！”

杜小帅双眉一皱，拂翘嘴角：“我看就到此为止，算了吧……”

金玉姬断然道：“我的命还没输掉，怎么可以算了！姑娘现在该你先掷了，请！”

杜小帅憋笑：“等一下啦……”

金玉姬脸色一沉，怒问道：“你还有什么屁要放？”

杜小帅一运气，当真连放两个响屁，捉笑道：“屁放完了，我还有话要说。你不是输给了杨小邪，同意十年之内，不蓄发留眉，也不穿衣服吗？”

金玉姬怔了怔道：“那又怎样……”

杜小帅一弹耳朵，截截讪笑：“如果你今晚把命输掉，十年还不到，不是等于对杨小邪失信吗？”

金玉姬又是一呆，讷讷道：“这个嘛……”

杜小帅扇动着：“我看这样好了，咱们今晚的赌局，暂时到此为止，等你跟杨小邪的十年之约满了，咱们再决一胜负，你看如何？”

金玉姬犹豫一下道：“好吧，我接受这个建议。不过，在这一年之内，你们三人得留在这里，否则到时候我没地方去找你们！”

杜小帅翻个白眼，糗笑：“这是什么话！我是一番好意……”

不料话犹未了，突见金玉姬向后一个暴退。

就在同时，太师椅的两边椅扶把手，突然伸出三道半圆钢匝，将他们紧紧匝住。

老少三人吃了一惊，突然整块四方的地板，连同桌椅带人，一齐迅速陷落下去，洞口随即又合拢。

下面一片漆黑，而且弥漫着一股浓臭气味。

只听老叫化惊叫一声：“小心毒气……”便没有声音了。

杜小帅急问道：“老哥哥、杨姑娘，你们没事吧？”

一老一少都没有回应，大概已中毒昏了过去。

小伙子服过龙血和内丹，已成了怪胎，百毒不侵。

他毛了心，运足真力，奋力一挣，三道钢匝和椅把顿时齐齐断开。

这下面伸手不见五指，杜小帅急从怀中取出辟水珠，藉着珠上发出的青光，始看清老叫化被三道钢匝，紧紧地匝住，早已昏迷不醒。

杨心兰由于刚才是站着掷骰子，三道钢匝只匝住了她的下半身，大概一落下就中毒昏了过去。

杜小帅再向四周一看，发现四面都是石壁，且壁上有无数洞孔，正不断喷出烟雾。

抬头一看，距离足有三丈多高。

小伙子一搓鼻头，急忙取出“心匕”，将匝住老少二人的钢匝斩断，使他们脱身出来。

但他们已中毒昏迷，一时无法救醒。

小伙子露出瘁透的神情，忙向四下寻找出路，只见四壁都是两尺见方的石砖砌成，看不出有门或通路。

显然机括匀设在上面，要等证实他们三人都已中毒昏迷，才由上面吊下人来，把他们一一捆了吊上去。

杜小帅本来可以佯装昏迷，等他们吊下人来，把三人吊了上去，再出其不意地发难，攻他们个措手不及，让他们死个鸟蛋精光。

可是他没这个耐心等，一气之下，运足十成真力，猛喝一声：“毁天灭地！”双掌轰向石壁。

只听轰然一声巨响，接着“隆隆”之声不绝，石壁被击成个大洞，露出后面一条深邃地道。

这惊天动地的巨响，上面的人一定以为是地震呐！

小伙子心里一爽，也不管地道通往何处，一手挟一个，夹起老少二人就从击破的洞口出去。

他是怕留在地下室太久，中毒太深无法救治，所以不得不出去再说。

这条地道还真长，大约走了数十丈才到尽头，发现是在一个古井下方，上面井口好象还盖了块石板。

杜小帅只得先放下老少二人，施展“壁虎功”攀上井口，运足真力，单手将石板托起推开，然后纵身而出。

出了井口，向四下一看，发现是在一片荒芜的后院中，可能是个久已无人居住的废宅吧。

他没有时间仔细研究，赶紧下了古井，将老少二人分两次带上来，再一手挟一个，从院墙纵身而出。

外面是条僻静的长巷，奔出巷口，已可见到街道。

你娘咧！这条地道还真长，居然已距离“如意赌坊”两条大街了。

小伙子这时也没心情去找那光头无眉的娘们算帐，只想赶快找个地方把一老一少救醒。这时他想起了桃花教的唐云萍。

对！她们一定能救醒他们！

但桃花教在城外三十里的山谷中，小伙子功力再高，挟着两个人一路奔去，不累死也喘死。

他想到了马车，于是找个隐蔽的地方，先把他们留在那里。否则挟了两个人去街上找车，人家还以为他练功呢！

一口气跑到街上，运气还真不错，正好见到一座酒楼附近，大树下停着一辆无人看守的双轡华丽马车。跟在象山港码头上，华服中年乘着去接李圆圆的那辆蛮象的。

小伙子这时急着救人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偷偷摸到车旁，见四下无人，急忙解开拴在树上的缰索，跳上前车座。抓起长鞭一抽，两匹马儿就向前飞奔。

刚奔出不远，就听后面有人大叫：“强盗！强盗……”

小伙子有听没有到，长鞭连扬，风骋电驰而去。

来到老少二人处，将缰索一勒，马车停住。跳下来把他们抱上车内，关妥车门，再跳上前座挥鞭一抽，直奔城西。

苏州并非京兆重地，城开不夜，小伙子出了西城，便快马加鞭，急如星火地赶往桃花教。

三十里路，不到半个时辰，山谷已遥遥在望。

但到了谷口，只见谷内遍布乱石，马车已无法通行。

好在离那山洞已不远，小伙子干脆一手挟一个，往桃花教飞奔而去。

将近洞口，突见黑暗中窜出七八个手执钢刀的壮汉，拦住了去路。

幸好为首的正是申良，一眼认出小伙子，忙上前抱拳道：“原是杜小侠！这两位……”

杜小帅笑得甚瘳：“他们是我的朋友，中了毒，带来想请教主救他们。”

申良沮然道：“教主已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都快保不住了……”

杜小帅一听眨了眨眼，惊问：“教主怎么了？”

申良道：“教主快不行了……唉，快进洞去再说吧。”便吩咐两名壮汉上前接下了一老一少。

其他几人仍退回暗处，由申良领着杜小帅等人，急步直奔山洞。

杜小帅注意到，一路上都有人在暗中戒备。如临大敌，不禁好奇地憋笑：“这里是怎么啦？”

申良垂头丧气道：“说来话长，教主不知能不能见杜小帅最后一面，快去先看看她……”

杜小帅心里可急了，不等他说完，已直向山洞奔去。

洞口内外，均是那批少女在严阵以待，见了杜小帅，立即由其中一人，领了他往洞内走。

来到唐云萍的门口，那少女说声：“杜小侠请进！”便恭身而退。

杜小帅推门进去一看，但见房内静悄悄地，只有唐云萍一个人躺在床上。

她似已听见有人进来，睁开眼睛问道：“是诗诗吗？”

杜小帅三步并作二步上前应道：“大姐，是我来了。”

走近床前一看，唐云萍花容憔悴，脸色苍白，一付快死翘翘的样子。

唐云萍激动道：“小兄弟，大姐舍不得断气，就等着见你最后一面，总算让我等到……”

想要撑起身来，却已力不从心。

杜小帅急忙扶住她，自己在床边侧身坐下，心酸酸地：

“大姐，你怎么病成这样了？”

唐云萍强作笑容道：“小兄弟，我是不是很难看？快把镜子梳子给我……”

杜小帅揪着脸道：“大姐，别管那些了，你不是答应我要好好保重的吗，为什么……”

唐云萍沮然道：“唉！小兄弟，大姐已答应你，不再采阳补阴，干那伤天害理的事了。可是，我练的‘阴阳合功’已达八层以上，多日不采补，我的内元不固，功力逐渐散失……”

杜小帅接道：“大姐免耽心，我已经得到‘钱塘江血龙’的血啦！”

唐云萍惊喜道：“真的？那太好了，小兄弟，恭喜你啦！”笑容随即消失，黯然道：“可惜对我来说，已经为时太晚了。”

杜小帅脸色发青：“大姐，你不是说，只要有了‘钱塘血龙’的血，就可以得救了吗？”

唐云萍叹了口气道：“那是两三个月前，我还能挺得住，现在……就算能把命保住，恐怕也将成为苟延残喘的废人啦！”

杜小帅猛搔头发道：“难道没有其他补救之道？”

唐云萍苦笑道：“唯一的方法，我也不敢说一定有效……”说了一半，却欲言又止起来。

杜小帅追问道：“大姐，你快说呀，是什么方法啦？”

唐云萍摇摇头道：“算了，算了，大姐能见到你最后一面，已经心满意足，死可瞑目了。”

杜小帅激动地猛弹耳朵道：“不！大姐，你一定要说！一定要告诉我，用什么方法可以救你，就算救不了，也得要试一试啊！”

唐云萍连连摇头，泪水不住地夺眶涌出。

杜小帅可聪明得很，立刻想到了，当初他快翘毛时，唐云萍曾不惜耗去本身十年以上功力，以“阴阳合功”救了他一命。

看来只有用“阴阳合功”才能救得了她？

没错，她为了女儿诗诗，不便作此要求，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，而不愿说出这个唯一的方法！

杜小帅当机立断，道：“大姐，原谅我吧！”当即站起身来，脱去了衣服。

唐云萍的双手推在他肩头上，想把他推起，却好比小孩想举起一头大水牛，门儿也没有，更甭说窗户啦！

一个如久旱逢甘霖，一个似干柴遇烈火。

就在双方渐入高潮，若痴若狂，欲生欲死的时刻，唐诗

诗一头闯了进来。

小姑娘乍见这，惊得失声大叫：“啊！……”

定神一看，全身赤条条，伏在她娘光溜溜身上的男人，竟是她朝思暮想的杜小帅！

唐诗诗突然间全身一个大震，震得她心都碎了，转身就掩面痛泣着夺门而出。

然后，一切归趋于平静。

忽听唐云萍惊叹道：“好险！……”

杜小帅忙从她身上翻下，双眼猛眨捉笑道：“大姐，我做的不对？”

唐云萍赧然道：“不，你没错，小兄弟，谢谢你救我的这番心意。怪我自己，刚才差一点情不自禁，那我就没命了，幸亏诗诗闯进来……”

杜小帅根本浑然未觉，一拍额头干笑道：“诗诗刚才进来过？”

唐云萍微微点了下头，又搔头道：“她虽然救了我一命，可是，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向她解释……”

杜小帅自告奋勇揉了揉鼻头道：“我去对她说啦！”

唐云萍苦笑道：“没有用的，以后再说吧。”

杜小帅干窘直笑，脸红红地问道：“大姐，我刚才这样做的对不对？”

唐云萍苍白的脸上，居然泛起了红晕，点点头道：“这是唯一能救我的方法，但我为了诗诗，不能要求……唉！事已至此，一切都是天意。小兄弟，你真得到‘钱塘江血龙’的血了？”

杜小帅点了点头，便将钱塘江搏龙，及龙腹逃生遇救的

经过，简单扼要地述说一遍。

唐云萍听毕，惊叹道：“你现在体内全是龙血了？”

杜小帅“嗯”了一声，光着身子下床，取了“心匕”坐回床边，抽出刀在前臂一割，果然流出的血是墨绿色。

唐云萍若获至宝，急忙翻过身来，把嘴凑在他伤口上连连猛吸一阵。

片刻后，她停止吸吮，翻回身去，仰面闭目躺着，似在运功调息。

大约过了一盏热茶时间，唐云萍苍白的脸上，已逐渐有了血色，恢复了往日的娇艳，霍地双目一睁，撑身坐了起来，欣然笑道：“我重生了！”

杜小帅可真高兴死了，惹笑：“恭喜大姐！”

唐云萍顾不得穿衣，急忙执起他的手道：“让我看看你的伤口……”

那知撩起衣袖一看，伤口早已愈合，连伤痕都不见，不禁惊诧道：“小兄弟，你刚才不是用刀……”

杜小帅耸了耸肩，弄笑：“大姐，我现在已经变成怪胎了，不但伤口一会儿就自行复元，而且百毒不侵哦……”

突然想起一老一少，急道：“对了，大姐，我带来两个朋友，他们中了毒气昏迷不醒，你有没有法子救他们？”

唐云萍斥笑：“傻兄弟，你自己身上的龙血，就是解毒神药，怎么反而要我救啊！”

杜小帅敲了敲自己的脑袋，糗笑：“我怎么没想到？真‘逊’！大姐，咱们快去救醒他们吧！”

唐云萍起身匆匆穿上衣服，便偕同杜小帅出房。

众男女见教主前后不到半个时辰，竟已不药而愈，无不

大为惊叹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杜小帅见老少二人，躺在地上的毛毡上，仍然昏迷不醒，忙不迭上前蹲下，取出“心匕”将左手中指割破，使绿色的血滴进杨心兰口中，再过去滴入李黑口中。

站在近处的几名少女，见小伙子滴出的血竟是墨绿色，更是看得目瞪口呆。

不用一会儿，老少二人已缓缓清醒过来。

杨心兰眼睛一睁，就霍地跳起，指着唐云萍破口大骂：“他妈的！你这鬼女人……”

杜小帅忙挡住她道：“杨姑娘，你弄错啦，她不是那鬼女人，是……唐大姐！”

杨心兰定了定神，才认出唐云萍不是光头无眉的女人，很糗地道：“噢，对不起，是我‘触目’……”

唐云萍置之一笑，很有风度地道：“姑娘刚清醒，难免的。”

杜小帅刚替双方作了简单介绍，突见申良气急败坏的奔入。

乍见唐云萍，申良不由地一怔，惊诧道：“教主，你怎么起来啦？”

唐云萍道：“我没事了。申良，你慌慌张张的干嘛，是不是外边有动静了？”

申良恭然答道：“还没有动静，可是，陈雄和丘维仁两个王八蛋，以为教主挺不住了，带着几个弟兄绕跑啦！”

唐云萍叹道：“算了，反正过了今夜，我也正打算解散桃花教，让他们去自谋出路吧！”

忽听老叫化夸张大叫：“什么？这里是桃花教！”

唐云萍笑问道：“老人家常在江湖走动，大概听到不少传闻，对桃花教的风评不太好吧？”

老叫化一生疾恶如仇，也不甩她，迳向小伙子道：“小兄弟，老叫化还有事，要先走一步……”

不料杨心兰冒出杜小帅的口头禅，怒道：“你娘咧！老酒鬼，你那儿根老骨头，送给桃花教喂狗都不要，你怕个什么劲？臭美！”

她这番话虽是骂的老叫化，却似在指桑骂槐，听在唐云萍耳里，颇觉不是滋味，脸色不由地一沉，正想发作。

杜小帅忙打圆场道：“是啊，老哥哥，你没听见吗，唐大姐已决心要解散桃花教了。”

老叫化面有难色道：“这……”

唐云萍可是眼睛里不揉沙子的，冷声道：“老人家要走就趁早，这不敢强留。否则，敌人随时会大举来犯，想走也走不成了！”

杜小帅眼珠一转，瞄眼：“大姐，你说什么敌人？”

唐云萍正色道：“‘一统帮’！”

一听“一统帮”，老少三人一呆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。

唐云萍接着愤声道：“前几天他们派人摸到这里来，逼我归顺‘一统帮’，被我拒绝了，临去撂下狠话，限我三日之内给他们答复，否则鸡犬不留，今晚正好是最后期限！”

李黑一听，这可来劲儿了，振声道：“他奶奶的！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既然撞上了，老叫化赖在这里不走啦！”

唐云萍颇觉意外道：“老人家不怕受连累？”

李黑豪气大发道：“爱说笑！谁怕谁？你去江湖上打听